

普华
文化



Burning Clouds

火烧云

丁建元 / 著



中国工信出版集团



人民邮电出版社
POSTS & TELECOM PRESS



Burning Clouds

火烧云

丁建元 / 著

人民邮电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火烧云 / 丁建元著. -- 北京 : 人民邮电出版社,
2016. 11
ISBN 978-7-115-43539-2

I. ①火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3726号

内 容 提 要

丁建元作为著名散文家,也许不是这个时代最会讲故事的人,但是对于人间百味,他有着敏锐的感受力。本书畅谈旅行见闻,追忆村镇往事,记录人生旅途中的每一道风景、每一个人物,构建了一座疏通宁静而忧伤的人生桥梁。读者在阅读后能感受到,相较于嘈杂的流行歌曲及无聊的肥皂剧,它能给予平和与宁静。

各自的人生彼此不同,却或多或少有着相似之处。不论是喜欢在书里书外走过千山万水的读者,还是爱好人间闲谈、见识杂记的朋友,这都是一本可以放在枕边阅读的好书。

◆著 丁建元

责任编辑 刘 婷 姜 珊

责任印制 焦志炜

◆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

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@ptpress.com.cn

网址 <http://www.ptpress.com.cn>

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◆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10.75

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
字数: 190 千字

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9.00 元

读者服务热线: (010) 81055656 印装质量热线: (010) 81055316

反盗版热线: (010) 81055315



目录

涛雒记 / 1

纸上的家族 / 67

盐花三月 / 95

华沙，瓦津基公园 / 159

华沙，三座纪念碑 / 173

睹地狱

——奥斯维辛集中营 / 207

即为夜 / 231

眼皮·脸皮·肚皮 / 247

日照：草根好人 / 269

后记 / 339

涛雒记

四 十多年前的涛雒镇，是这样的情景。

全镇共由七个村子组成，在我少年眼里，涛雒就是密集得走不到头的老房子。老房子的屋顶多为麦草所苫，少有的人家能在檐边加两趟灰瓦。有的屋顶麦草朽烂了，又无新草接续，就生长出小狗尾巴一样的“饽饽指头”。院墙多用黄土版筑，或者用沼泽地里采来的“堡”，堡上还带着风干的野草。为防雨浸，墙头上压着马鞍形的

青瓦，更多人家只是用稻草拧成结儿并斜向两侧泄水。家家门窗被烟熏得灰黑。没有围墙的人家，院子就那么敞着，猪圈边上一堆草，一堆破罐子烂木头。路面也是黑的，因为是碱土，雨后立即变成黏糊糊的黑泥，人们就把煤渣倒在路面上，人们管它叫“炭屎”。路边的小沟里，积着黑色的脏水。

从街两侧伸出去的小巷，弯曲而逼仄。因为陌生，我如同走进了迷宫。镇上有许多前朝宅院，方石砌墙，门楼俨然，槛下叠阶，但处在四周成片的草屋间，也显不出气派。或有一棵老榆树高过墙头，斜逸在巷顶。鸡在空地的粪堆上刨食，瘦狗贴着墙根游走。因为近海，流风中有淡淡的鱼腥，肚子饿的时候，闻着风就流口水。

那时候周边的村子都不称涛雒镇，而称“涛雒街”，涛雒人自然就叫“涛雒街人”。评价涛雒人做事场面，说是“街面人”，那自然是见了世面的；反之，有的涛雒人刁钻，就鄙称为“街滑子”；少数蛮横无赖者，就是“街痞”了。因为涛雒有集市，街，即为街市、市场，俗称中就保留了小镇的商业含义。

逢五排十，人们就从四外去涛雒赶集。我常常站在巷口，看西乡的人们从村中经过。推车荷担，背筐挎篮，步履匆匆，粗汗涔涔。西山来的瓜果除了桃、李、杏子，还有紫皮的榲桲和长着麻点的豆梨。深秋，还有深红的扁柿。新劈的松木柴捆在车子上，或者掣在托子上担着，沿街散发着朴厚的脂香。

过了村东的河，就是松林岭，岭前又是十里平畴，稻麦青绿金黄。我清楚记得，路左边还立着两座青石碑，两碑并立，上有檐式

顶盖，两侧青砖砌框，底有巨石基座，只记得其中一碑竖刻“尽善完贞”四字，肥腴端庄的颜体。这是表彰前朝某位贤德的女人，背后的故事太遥远，早已没有人记得。再后来，碑就被人拉倒了。

集市就设在涛锥南门外至南店村后的大片盐碱地上，宽平的地面上有大的小的水洼，洼边生长着紫红的蓬菜和灰绿色的碱蒿。人们就背水摆摊，守货叫卖。背人处用高粱秸围成半圈，里边放上一只尿罐。最热闹的当是春节前的大集。农闲时节，要置办年货，要给孩子添置过节的新衣，再穷的人家也要想办法卖点东西，有的人就扛上一根木棒子。

市面上全是黑压压的人，吆喝声、论价声、呵叱声甚至吵架声，高喉大嗓，喧闹鼎沸。狗肉盆子羊肉汤锅，锅饼大如车轮。卖鞭炮的噼里啪啦比着放；“二踢脚”吱溜一声钻上天，立时在冬日的晴空里生脆地炸响，又在远处激起颤抖的回音。远乡来的卖花人，把艳丽的纸花插在垂挂的草帘子上，月季、牡丹、菊花、蔷薇无不逼肖。花蕊中还探出两根长长的须子，须头上还做上一只蝴蝶或者蜻蜓。再衬上几片绿叶，几枚蓓蕾。花是春节给女孩子戴的，男孩子只在帽子上插一只红色的绒骨朵，不知为什么，村人称它“腚里歪”。

最贵重的物件儿，要数卖银饰的了。怕人多挤倒了车子，卖银饰者都在人群外的靠墙处。玻璃罩里铺着玫瑰红的平绒布，银子打制的镯子、戒指、簪子、项圈，带着精致细链儿的长命锁，就放在布上。细看去，银饰上还镂刻出纤细的花纹和图案，在阳光下闪着冰一样的光泽。

那时候我最愿意看的是打铁。打铁者都在水洼边的避风处，安上炉子风箱，三条腿的木支架上，压着一个秃头般的黑铁砧子，砧子还伸着一根尖长的鼻子。打铁的都是黑实的壮汉，脸上汗油油的。炉火随着风箱一推一拉，抖着蓝色的毒舌般的火苗。插在炭火里的铁块烧得炽红，然后被师傅用长把铁钳子夹出来，立马放到砧子上，随即，师傅的小铁锤娴熟地往红铁的部位“当”地一点，几位徒弟早已经抡起了大锤准确地击在上面。叮当！叮当！叮叮当！叮叮当！砸，击，敲！轻与重，全按师傅的指令，火星四溅，真是刺激。待到铁器打成，往水里一蘸的刹那，吱啦啦，茫茫的水汽瞬间蹿起，淬完火，然后就当哪一声扔到地上。

赶集的人们再忙，回家的路再远，办好年货也要听一会儿评书。说书人坐在高高的马扎上，手里拿着长筒渔鼓，咚咚一敲就亮开嗓子。《杨家将》《薛礼征西》《呼延庆打擂台》《杨家将演义》都是百听不厌的段子。有备而来的坐在板凳上，随意而来的搬块砖头垫在腓下。随着剧情的展开，人人听得两眼放光、发直，两耳支愣。有人迷者就像中了邪一样傻乎乎地咧着嘴，口水从嘴角上流出，鼻涕过了河浑然不知，脖子前伸如延颈的鹭鸶。不远处有撒尿的地方，有人哗哗地泔着尿，头还往这边扭，身子一哆嗦，边扎着腰带边往回赶。讲到壮士出手，众人皆欣欣；说到奸臣构冤，众人皆咻咻；唱到英雄落难，天地含悲，就有老女人抬手抹泪，有人就低声咒骂。

听着听着，说书人小鼓又咚咚一敲，说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大家一愣怔，就问不讲啦？讲到这里就不讲啦？再讲一

袋烟的工夫行不行？说书人就是不讲了，有人就埋怨说，上次在苗家村集也讲到这里，我是专门来接着听的！有人说呼延庆早就该打擂台了，这不是他又故意分了叉。大家满脸遗憾，满心不甘。有人就狠狠地骂道，狗日的，这不是耍他爹吗？！

集市到了晌午就开始散了，正如《易经》所言：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”满地上是踩压的脚印，到处是烂菜叶子破纸乱草。涛维和南店的人扛着扁担过来，把所有满当当的尿罐挑走。

从南店到涛维南门外，是一片相连的水塘，水边生长着密集的芦苇。公路从镇西边经过，西边又是大片沼泽地，因为海水涨潮时倒灌，地里长满耐碱的荒草，荒草间长着一丛一丛怪柳，柳条上是瘦瘦的鬃毛似的叶子，入夏时候就开出穗穗淡紫的小花。细韧的柳条，到秋后被人们割下来，编制筐篮。入冬后，沼泽的积水结成冰，只有一墩一墩怪柳的根茬子从冰面上戳出来。

这时正值“文革”初年，我就要到镇上念初中了。

二

从南店村向北，走过石桥就进入涛维南门，其实门早就不存。迎面就是镇上的水产店，花岗岩矮墙，上砌青砖，玻璃门窗，窗外

竖铁棍子。每当从这里经过，我们就愿意在此逗留。站在水泥柜台前，看着里边货架上摆售的咸鱼、虾皮子，再看后院里摆放着两排粗瓷大缸，里边腌着萝卜咸菜和豆瓣酱，缸上面用苇席做成圆锥形的盖子遮日蔽雨。虾酱、蟹酱和咸鱼，腥臭味儿馋得我们舌头分泌口水，最后，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此时，南门内右侧正在拆除一片老宅，在低矮卑微的草屋群中，仍有一座残存的瓦房高高矗立。一色的青砖，白灰勾缝，顶上是青灰色的弧形小瓦，反正组合出齐整的瓦垄，檐下是成排滴水。正脊起得很高，脊之两端有鸱吻。四条垂脊微微翘起，边际处各立着一排生动的神兽。没过多少日子，老房子就变成了一堆瓦砾。后来才知道，这里就是“山房”。

山房的主人丁守存，原就是我们村里人。据说，丁守存在此营宅造舍，房屋超过百间，不仅建有家族祠堂，还在院角建了炮楼。涛雒镇在清末，有着要塞般的圆形石头围墙，甚至涛雒的“雒”字，据说还是丁守存所定。这位老祖，是清代著名军事科学家，先中进士，官至户部主事，后任军机处章京，那就是中央军委。章京，是军机大臣的僚属。

关于丁守存，村里至今流传着他许多传说。他少年丧父，母子相依，家徒四壁。或许少了严父的厉教，其人自小顽劣不学。譬如在路上挖坑覆土，让大车轱辘陷下去。又把邻家菜园里的南瓜挖开，填进粪便再合上，南瓜居然生长如初，后来，粪便在人家开瓜时候流进锅里。村中有一老汉怒斥曰，从小看老，日后你要是出有出息，

我搬出石梁头！殊不知，后来丁守存幡然醒悟，弯木自直，终日手不释卷，学业渐进，终于在道光十五年中榜。村人又说，当朝廷来报，前有开道的衙役，后有八抬大轿，一路鸣锣来到石梁头。丁守存的母亲正在村前的地里拾草，哪见过这般阵势，还以为儿子犯了法官府前来捉拿，吓得四肢抽搐，口吐白沫昏死过去。众人连忙捶胸敲背，老太太吐出一口浊痰，这才醒了过来。

据说，当年痛斥他的那位老汉没有食言，虽然村人几经挽留，他还是搬走了，有说搬到河东岸的松林庄，也有人说搬到了右所，老汉姓黄。

村人只知丁守存为朝廷高官，并不知他精通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乃至史书经文，为一代通才。《清史稿》言其通天文、历算、风角之术，善制器。时英人犯海，“守存讲求制造，西学犹未通行，凡所谓力学、化学、光学、重学，皆无专书，覃思每与暗合”。在他的监制下，终于造出地雷、火机等。其时，清兵所有的长枪，以火绳点燃，在风雨和夜间就显出劣势。丁守存先仿洋枪，以红铜为筒，底粘白药，一击即可生火，并且著书详细叙述原理。咸丰年，他随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参军事。为降贼党，“守存制一匣曰手捧雷，伪若缄书”“酋启匣炸首死”。在广西期间，丁守存还制造过火药、火喷筒、抬枪。他造出的火炮采用滑车绞架，可以上下左右调整角度。最奇的是，他根据英国的“康格里夫”火箭，研制出金属火箭筒，底下有五个喷管，射程达六百六十余米，烟气迷空，火烧敌营。后来，他和赛尚阿擒拿了匪首洪大全并押解回京。因阻太平军有功，

朝廷授丁守存为湖北督粮道、署按察史。

当是时，国人对西人之技多以鄙薄，甚至耻言西学。正如萧治致所言：“耳不闻金鼓，一旦官出令曰造炮，则司治者仅识农家之锄犁；曰试炮，则舂药者但见元宵之烟火；而欲精谈勾股，割析毫厘，虽是士大夫亦适适然，惊且怪也。”当年，名将杨芳守卫广州炮台，到任两日，英军就摧毁清炮台两座。夷炮处在风波摇荡的舰船上，清兵大炮固定在陆地上，反而被敌炮击中。足智多谋的杨芳在中军帐里琢磨断定，黄毛鬼子必定在海上动用了邪教妖术。于是，传令甲保遍收马桶、溺器，装上女人的粪便秽物放在木筏上，在英舰周围的海面上放下，以破他们的邪术，遂成为史上笑谈。而丁守存，独悟锁国闭关之沉弊，在天朝文武对西人坚船利炮惶恐无策之际，沉潜研磨，欲借强敌之技克敌救国，那是怎样的眼光！

为了防范、镇压捻军，朝廷让丁守存回山东办团练。此时，捻军不断劫掠苏北、鲁南一带。为保桑梓平安，丁守存在涛雒镇筑垒营寨，抵御匪患。捻军把夹仓镇攻破，尽抢钱财，屠杀平民三百余众。转而攻打涛雒，只见护城河内堞墙坚固，城门四闭，兵勇有备，兀自岿然不动。捻匪呐喊攻城，城上石炮连续轰击，声震四野，捻贼死伤甚多，只好悻悻而退。

丁守存所建的涛雒围墙，不取方形，而成圆形。城开四门，因为西北刘家菜园有唯一的淡水井，又开一水门。南为朝阳门，东为望海门，北为奎光门，西为望岱门。朝阳、望海，取其自然；岱为泰山，取国泰民安之意；而奎光门，则意取奎星。奎星位于天象之

北，为二十八宿之一，古人有“奎主文章”之说，又为文官之首并且主宰文人学士之命运，而且此门正好又与东北方的奎山遥遥相对。奎山三峰相聚，形如笔架，为县境之文峰。四门各建城楼，墙有堞雉，两门中间又各建两座哨楼，人守其上，全无盲区。看古镇当年的规划图，从中心的十字路通到四门，在门内全都往右一拐，既有缓冲，也有风水上的含纳之功。而唯有望海门却是街衢直通，并且门里还有广场。想在黎明时分，海水泱泱，日出扶桑，田地里、水塘里和护城河里，浮起淡蓝色的轻雾，被透亮湿润的阳光映照得明红微紫，光线又平射到弧形的石头墙上。大门敞开，真也是千门万户曈曈日，小镇沐浴在安详宁静的气氛中。

丁守存高官厚禄，其二子皆中进士，但人丁似乎不旺。晚年，想过继个儿子承接家业，但女儿反对，抱养的不如亲生的，靠不住。便说动母亲让父亲纳妾，于是，丁守存娶车沟村少女为小，六十岁时生一子，因为行三，人称“三大人”。然而这“三大人”资质平平，非常抠门儿。怎么个抠法，今已无据，村里只留下一句歇后语：“三大人的钱，一个钱是个钱。”

丁守存身居庙堂，又出仕湖北，却未忘怀乡里。我们村里的学堂，就是老人家出资所建。既作为祠堂，又做本族私塾。延至百年后，我少年发蒙也在这里。不大的四合院，堂屋三间，清代民居样式。三层石阶，青石砌到窗台，粗椴子方窗，窗楣宽平。两扇厚厚的板门上镶有铺首，门楣上四个门簪，上雕福寿。六间南屋则是现代风格，清水砖墙，玻璃门窗。屋顶青色洋瓦，高脊

是用小筒瓦构成铜钱图案，大概取书中自有黄金屋之意。院子里两棵银杏树，早已粗如瓦缸。大的一棵被伐倒后，为全庄的学生做了课桌，细腻的桌面涂上桐油，淡淡的柠檬黄，亮可鉴人。余下的一棵银杏形如殿柱，上分三枝后又生发枝杈，绿叶繁密，枝杈密处有喜鹊营巢，终日喳喳鸣叫。至深秋，扇形的叶子变成明黄色，饱满的果实簇簇下垂。冬雨濛濛，无数黄叶簌簌离枝，铺在大树周围，均匀地盖住了不大的四合院，如同金甲，甚是惊艳。

丁守存的原居，在村庄靠西偏北。村西一处池塘，就因他建宅挖土而成。但在他告官返乡之后，却因为村子太小，就把官宅建到了涛雒。当年村里人谈及，还叹息曰这村子容不下他那样的大官，如果当初山房就建在这里，咱村恐怕就是镇了。

遥想当年，丁守存住在涛雒他的宅院里，黑漆大门红漆牙边，墙内楼舍俨然，庭院深深。堂下几案，两旁官椅，错彩的屏风，镂刻的轩窗。院内花木扶疏，池中莲荷盈盈。老先生站在门口抬起头来，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，那山下有他曾经生活过的村庄石梁头。他以“山房”取名，除了回归田园之愿，还有恋乡之心。他出身于垄亩，交迫于饥寒，发迹于开科，贵富于皇恩。回想四十余年宦海生涯，尤其在武昌城的官衙里，他头戴红顶子官帽，后插长翎；足蹬朝靴，官服前后胸绣着补子，按大清制，四品官员补子上绣着大雁。他日理万机，夙兴夜寐。闲暇时，登上黄鹤楼，看远山排闼，大江西来，苍茫云烟里黄鹤杳然。他也曾随曾国

藩围剿太平军，鼙鼓动地，刀光剑影。官场厚黑，他未必不厚黑；战地血腥，他也参与了血腥。

岁月蹉跎，今天他也成了林泉之人。老先生一袭青衣，瓜皮小帽，背后的长辫子多了枯白头发。一壶老酒之后，面色微酡，他可以捻须吟诗了：

“昔住石梁头，今移涛雒口；归家理钓丝，因名石涛叟；薄宦四十年，世路坎坷久；老去赋遂初，寻我鱼樵友；……秋登白玉粳，冬酿黄花酒；春夏海潮生，鱼鲜处处有；大嚼招亲朋，开怀醉一斗；园摘故后瓜，门种先生柳。……”

又曰：“而我羁世网，宦梦犹营营；所历多危险，幸复保余生。”他终于认识到，“一命亦足贵，何必驾公卿。一经亦足守，何必恋簪纓。”言外之意，历经坎坷，多处险境，当官没意思，真是没意思，官当得越大越没有意思。可是，他要是不读经，怎么会登科？他要是不当官，哪有这般闲雅富贵的余生？老前辈这是说“恣话”！

三

出北门，西北行，沿路依然野塘丛苇，水边偶有粗大垂柳。日照第五中学就坐落在北岭上。乱石垒成的围墙内，高树繁阴，红瓦屋顶，从围墙内矮矮地露出。小时候到涛雒七村走姑家，村子离学

校不远，我就站在开着紫花的苜蓿地头，远远地看着五中的校园，那是涛雒的最高学府。

正是“文革”如火如荼的日子，五中的学生到我们村子演出，小伙子帅气，姑娘们水灵灵地漂亮，张口都是“蛮吱吱”的普通话。到底是镇上的中学，洋气！

我们背着书包和煎饼走向五中，作为初中十级的新生入校。从木制的大门进去，玻璃门窗都刷着绿漆。花坛盛开着月季，还有盛夏才开的紫薇。路两边的大树，宽掌般的叶子，枝头悬着肉丸子大的圆球；躯干上有鳞状的老皮，老皮干枯后就剥落下来，留下微绿的斑痕。问老师才知道，这是法国梧桐。就是不一样，连梧桐都是法国的！

我和伙伴们总是新鲜地在学校里转悠，这是我置身其中的最大院落。两条南北路，把校园分成三块儿。东边，三排大瓦房，前排教室，后排学生宿舍，最后一排住老师。再后边就是平坦的运动场；西边，又是三排瓦房，前两排是教室，后一排是学生宿舍。中间区域，迎着大门对着花坛，只有一排瓦房，是办公室；办公室后面一片小树林，树林后边的空地不种蔬菜，总是麦子玉米。麦地边上建一排鸽笼似的小瓦房，也住着老师。西边瓦房高出许多，那是学校卫生室。食堂在最后边，东窗口为老师卖饭；屋内一口大锅专为学生煮菜，但没有人吃得起，大锅就生了锈；后面有隐蔽的小院，左右围墙。校园西北是一片菜园子，由校工们管理，菜畦整齐，豆棚瓜架。

园东侧是水井，井口安着水车。这水车早就被废弃，留到现在也是半个文物，在此我要多写几句。四根粗硬的木头做成井字形平床，放在井口上。水车轮盘用生铁铸成，四周辐射出牙口，竖安在轴上。铁链子卡在轮盘的牙口上，一边垂进井里，一边伸进井下的铁筒子；白洋铁卷成的筒子分成节，节与节的结合部用螺丝拧紧，中间垫上胶皮圈儿。铁链子，按节装有小铁盘，两层铁盘间夹着红色的橡胶片儿，粗细正好和铁筒子相当。把笨重的铁头安上，再横插进一根长木杆子，两边各有几个人推起长杆围着井口走，好像拧着水车的脖子，于是齿轮咬着齿轮传动，齿轮又带动轮盘，轮盘拉着铁链子哗啦哗啦地转，井水就顺着铁筒子被拉上来，筒口上安着一个窄窄的铁簸箕，水从铁簸箕泻出，流进菜园里。

我们喝的就是这里的水，井水清冽而苦涩，苦也得喝。

建水塔是后来的事，水塔用石臼所的花岗岩砌成，粗圆突兀。我们私下里笑着说，这是鬼子炮楼，老卢就是日本大佐，因为老卢管水。

入校后四个班级开会，会前先教歌，教唱的是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的插曲。教之前，盛辉老师先唱一遍。词曲怎么优美就不说了，村里的孩子，哪见过这样美丽的女老师而且还有阳光般灿烂的嗓子。风烟滚滚唱英雄，四面青山侧耳听。——同学们的眼睛立时直了，愣了，人傻了，像过电一样酥麻了；——晴天响雷敲金鼓，大海扬波作和声；——我们头上蓝天白云，远处就是扬波的大海；——人民战士驱虎豹，舍生忘死保和平。——盛老师的歌声闪烁着，颤动